



我想，  
写这个故事只能是一桩罪恶，  
或是一种祈祷。

L'Adversaire  
**对面的撒旦**

[法]埃马纽埃尔·卡雷尔 著  
Emmanuel Carrère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L'Adversaire  
**对面的撒旦**

[法]埃马纽埃尔·卡雷尔 著  
Emmanuel Carrère  
胡小跃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10-6276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对面的撒旦/(法)卡雷尔著;胡小跃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1  
ISBN 978-7-02-008460-9

I. ①对… II. ①卡… ②胡… III. ①纪实文学—法国—现代  
IV. ①I565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18539 号

**L'Adversaire**

Emmanuel Carrère

© P. O. L., 2002

特约策划:何家炜  
责任编辑:黄凌霞  
装帧设计:余笑乐

**对面的撒旦**

[法]埃马纽埃尔·卡雷尔 著  
胡小跃 译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www. rw-cn. com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宁波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105 千字 开本 889×1194 毫米 1/32 印张 5. 75

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978-7-02-008460-9

定价:20.00 元

一九九三年一月九日星期六上午，当让-克洛德·罗芒杀死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时，我正和我的妻子还有孩子在我大儿子卡布里尔的学校里参加家长会。卡布里尔五岁，和安托万·罗芒同龄。开完家长会后，我们全家去我父母家里吃饭，而这时，让-克洛德·罗芒也在他父母家里，但饭后，他杀死了他们。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，我独自待在书房里，而以往我总是和家人一起过周末。因为我要写完已写了一年的一本书：关于科幻小说家菲利普·K. 迪克<sup>①</sup>的一部传记。最后一章写的是他临终前所度过的那段昏迷的日子。星期二晚上我写完了这部传记，星期三早上，我便在《解放报》上读到了关于罗芒事件的第一篇文章。

---

① 菲利普·K. 迪克(1928—1982)，法国作家。卡雷尔的《迪克传——我活着，而你们死了》一九九三年由法国瑟伊出版社出版。——译注(本书脚注均为译注。)



星期一凌晨四点刚过，吕克·拉德米拉尔就被普雷文森的药剂师科坦的电话吵醒。罗芒家着火了，朋友们快去帮忙救火吧！当吕克赶到现场时，消防员正在搬尸体。他一辈子也忘不了那些已被密封的灰色塑料尸袋，罗芒的两个孩子就装在里面：惨不忍睹。弗洛朗丝则只盖着一件大衣，她的脸虽然已被烟熏黑，但仍然完好无损。吕克捋着她的头发，惋惜地向她告别，突然他的手指碰到了什么奇怪的东西。他摸索着，小心地转动着这个年轻女人的头，然后喊来一个消防员，向他指着她颈背上方一个巨大的伤口。“一定是有根屋梁砸到了她背上，”消防员说，“顶楼塌了一半。”

随后，吕克登上了红色消防车，听说让-克洛德还活着。他是全家唯一的幸存者。他穿着睡衣，不省人事，虽然被火烧伤了，但已冰冷得像个死人。

救护车来了，把他送往日内瓦的医院。天又黑又

冷,大家都被救火的水柱浇得浑身湿透。由于现场已无事可干,吕克便到科坦家里去烘衣服。厨房里火烧得旺旺的,咖啡壶在“扑扑”作响,但他们谁也不敢打破沉默。当他们端起杯子,搅动勺子时,手颤抖得非常厉害,发出可怕的响声。后来,吕克回到自己家里,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赛西尔和孩子们。大女儿索菲是让-克洛德的教女。几天前,她还睡在罗芒家里(她常在那里住),今晚她本来也很可能住在那里,那样的话,她现在也躺在那个灰色的塑料尸袋中了。

他们自从在里昂学医起就没有分开过。他们几乎同时结婚,孩子也在一起长大,彼此了如指掌,不单知面,而且知心,双方没有什么秘密。诚实和规矩的男人更容易受到诱惑。当让-克洛德悄悄地告诉他有了外遇,说自己已厌倦一切时,吕克劝他说:“我要是你,同样也会干这种蠢事。”这样的一种友谊,在人生中是非常难得的,几乎跟成功的婚姻一样难得。吕克永远相信,有一天,当他们六十岁、七十岁的时候,他们会从岁月的高处,就像在高山之巅一样,一同回顾所走过的道路:他们经过的地方,差点迷路的地方;他们互相之间的帮助,他们混日子的方式。说到底,他们是在混日子,一个朋友,一个真正的朋友,应该也是一个证人,比你自已还关心你的生活。二十年来,他们没有吵过架,没有红过脸,

一直保持着在对方心目中的地位。尽管他们成功的方式不同,但他们的生活非常相像。让-克洛德是个出类拔萃的专家,常出入部长们的办公室,经常参加国际性的研讨会,而吕克是费内·伏尔泰地区的医生。两人一点也不相互嫉妒。只是最近几个月,他们就孩子去哪个学校上学的事发生了十分荒谬的分歧,彼此才略有疏远。让-克洛德的举动令人难以理解,他突然发起脾气来。事情是吕克挑起来的,他最后说,我们别为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吵架了。此事使吕克深感不安,一连几个晚上,他都在跟赛西尔讨论这件事。现在想起来是多么可笑!生命,多么脆弱啊!昨天还是个和睦、幸福的家庭,大家相亲相爱,现在,一场火灾,烧焦的尸体被抬进停尸房……对让-克洛德来说,妻子和孩子是生命中的一切。要是没有了他们,他将怎么生活下去啊?

吕克打电话到日内瓦的急救中心:伤者正在高压舱中抢救,还有希望。

他、赛西尔和孩子们一起祈祷,但愿让-克洛德不要苏醒过来。

一推开诊室的门,就见到两个警察在等他。他觉得他们提的问题很奇怪。他们想知道罗芒一家有没有公开的敌人和可疑的行为……他感到很惊讶,警察便把实情告诉了他。据初步检查,弗洛朗丝和孩子们在火灾发



生以前就死了。弗洛朗丝从伤口到头部都遭到过钝器的打击,安托万和夏洛琳娜则是被枪弹打死的。

这还不算。在汝拉山区的克莱伏-莱拉克,让-克洛德的叔叔负责把这个噩耗告诉让-克洛德的父母——两位年迈体弱的老人。他是由医生陪着去的。屋里关着门,也没有狗叫。他不安地强行撬开门,发现他的哥哥和嫂嫂以及他们的狗都倒在血泊之中。他们也是被枪杀的。

谋杀!罗芒一家被人谋杀了!想起这个字眼,吕克差点晕过去。“有人偷窃?”他问。好像这样,这件恐怖的事情就会变得合理一些。警察们现在还不知道与偷窃有没有关系,但这两个案子的案发地相距八十公里,受害者却是同一家人,这不能不让人想起复仇或清算。他们又问起仇敌这个问题,沮丧的吕克摇摇头:罗芒一家会有仇敌?大家都喜欢他们。如果他们是被人杀害的,那肯定是不认识他们的人干的。

警察不知道让-克洛德究竟是干什么的。邻居们说他是医生,可他没有诊所。吕克向他们解释说,让-克洛德是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员。警察打电话到世界卫生组织,要求跟罗芒医生的同事,他的秘书或合作者说话。但接线生不知道罗芒医生。在警察的一再要求下,她把电话转给了人事主管,主管查了档案后肯定地说:世界卫生组织里没有罗芒医生这个人。

这时，吕克明白了，心里感到一种巨大的宽慰。今天凌晨四点以后所发生的一切：科坦的电话、火灾、弗洛朗丝的伤、灰色的塑料尸袋、在高度烧伤急救舱里的让-克洛德，最后是这个案件，这一切都真真切切，那种事实似乎不容有任何怀疑。然而现在，谢天谢地，全都是假的，真相大白了：原来是一个噩梦。他会从床上惊醒过来，心想，自己是否还记得一切，是否敢把这些事都告诉让-克洛德。“我梦见你家的房屋被烧了，你的妻子、孩子和父母被人杀死了，你陷入昏迷之中，在世界卫生组织里谁也不认识你。”这些话能跟朋友说吗？况且是最要好的朋友，在这个梦中，让-克洛德扮演着双重角色，并流露出恐惧，为自己担心：怕失去家人，也怕自我毁灭，怕发现揭去面纱之后自己变得一钱不值。这一念头出现在吕克的脑海之中，随后便纠缠着他，挥之不去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事情变得越来越像噩梦。下午，吕克被召到警察局里。仅五分钟，他就得悉：人们在让-克洛德的汽车里找到了他亲手写的一张字条，他把罪行都归于自己，并承认有关他职业和专业活动的一切都是假的。打几个电话，稍作核实就足以使真相大白。人们打电话去世界卫生组织，谁也不认识他。在医生档案中，也没有他的登记资料。据说他在巴黎的医院当内科医生，但医院的名单上并没有他。同样，他自称是里昂

医学院的毕业生，但该院的名单上也没有他。然而，许多人却发誓说跟他在医学院曾是同窗。是的，他是在那里读过书，但第二学年结束时他没有参加考试。从那以后，一切都是假的了。

起初，吕克矢口否认。当人们告诉你，你最要好的朋友，你女儿的教父，你所认识的最诚实的人杀死了他的妻子、孩子和父母，而且，多年来，他在任何事情上都欺骗你，你肯定不会相信，哪怕证据确凿。一点点过失就失去对朋友的信任，那还叫什么友谊？让-克洛德不可能是凶手。肯定是弄错了，很快就会水落石出、真相大白。

对拉德米拉尔一家来说，那几天真是度日如年。耶稣的信徒们看见彼得被捕、被判、被折磨，被当作是最后一个罪人，然而，尽管他失足了，信徒们仍然相信他。

第三天，吕克和赛西尔确信自己有理由坚持意见。他们竭尽全力捍卫自己的主张。但也是在第三天，甚至在这之前，他们就不得不承认，他们的希望是徒劳的，他们将不得不面对现实：不单失去了已经死去的人，而且还埋葬了信任。生活完全被谎言破坏了。

但愿，他们至少能保护自己的孩子！安托万和卡洛琳娜在火灾中与父母一道被烧死了，单是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就已经够可怕的了。然而，没必要躲躲闪闪。不到几小时，记者、摄影师和电视摄像师就蜂拥而来，纠缠

着每一个人，连小学生也不放过。从星期二开始，他们就全都知道安托万、卡洛琳娜和他们的妈妈被爸爸杀害了。杀死他们之后，当爸爸的还放火烧了自己的屋子。许多小学生晚上开始做噩梦，梦见自己家里也被烧了，他们的爸爸也像安托万和卡洛琳娜的爸爸一样行凶了。吕克和赛西尔坐在床沿，大家都把床垫搬到了一起，谁都不敢单独睡觉，五个人在父母的房间里紧紧地依偎在一起。吕克和赛西尔还不知道如何解释，他们爱抚着孩子们，哄他们，希望至少能给他们以安慰。但父母清楚地感到，他们的话已不像以前那么有效了。孩子们对他们产生了怀疑，这种怀疑只有时间能将其消除。这就是说，童年已被剥夺，孩子们离开了童年，也离开了父母，他们再也不会完全信任地扑到父母怀里。在他们这个年龄，在正常的家庭中，这种信任是令人赞叹的，也是正常的。想到这一点，想到被永远摧毁的东西，吕克和赛西尔不禁哭了起来。

第一天晚上，朋友们都聚集在他们家里。以后一星期，天天晚上如此。大家一直待到凌晨三四点钟，想一起扛过这难熬的时刻。他们忘了吃，光知道喝酒，许多人又开始抽起烟来。这种熬夜并不是守灵。他们家从来没有这样热闹过，因为大家太震惊了，问题和疑问铺天盖地，远远超过了悲哀。每个人每天最少去一次警察局，有的是被警方传唤，有的是打听调查的进程。人们

整个晚上讨论不休，比较着打听来的消息，拼凑着种种假设。

热克斯是一块三十平方公里的平原，从汝拉山脚开始，直至莱芒湖边。它尽管位于法国的领土之上，其实是日内瓦郊外的一个别墅区，散布着不少富裕的村庄，居住着许多国际组织的职员。他们在瑞士工作，拿的是瑞士法郎，其中不少人是免税的。大家几乎都过着同样的生活，把旧农舍改造成舒适的别墅。丈夫开着“奔驰”去上班，妻子驾着“富豪”去购物和从事各种社会活动，孩子们则到伏尔泰城堡边的圣樊尚小学去上学，这是一所私立学校，非常贵。当地人都认识让-克洛德和弗洛朗丝，并且尊重他们。他们属于其中的一员。所有认识他们的人现在都在想：钱从哪儿来？如果他不是他所说的那种人，那他又是谁？

代理检察长一接到案子，就向记者们宣称他“一切都明白了”，然后，他又查了银行账号，说犯罪动机是“害怕假医生的身份被拆穿，一场细节尚不清楚的非法买卖突然停止。嫌疑人是这场买卖中的骨干，多年来收取了数额很大的巨款”。这一公告激发了大家的想象力。大家谈起了武器走私、外汇炒卖、器官和毒品走私。这是一个庞大的犯罪组织，隶属正在解体的前社会主义集团，俄罗斯的黑手党。让-克洛德经常外出旅行，去年，他去过列宁格勒，从那儿给他的干女儿索菲带回不少洋

娃娃。吕克和赛西尔越想越疯，甚至在想那些洋娃娃里面是否藏有什么东西连累了人，如微型照相机或微型电脑什么的，说不定凶手就是来普雷文森和克莱伏寻找这些东西的，吕克越来越不愿意见人，现在还相信那是一场阴谋。让-克洛德也许是个间谍，一个秘密的科技或工业掮客，但他不可能杀死自己的家人。“有人”杀死了他们，并制造假象，嫁祸于他。凶手甚至把自己的字迹消灭得一干二净。

一个小小的意外，一个不公正的行为会引起疯狂。对不起，科琳娜；对不起，朋友们；对不起，圣樊尚小学校管委会想揍我的勇敢者。

这是让-克洛德留在汽车里的遗言。“什么小意外？什么不公正的行为？”“朋友们”问。他们每天晚上都聚集在拉德米拉尔家里，其中不少人也属于那些“勇敢者”，学校管委会的成员。警察没有放过这些人。他们每个人都必须向警方提供一份书面材料，详细说明去年开学换校长时引起的争端。警察们一脸狐疑地听着。引起悲剧的“不公正的行为”是否就是指这件事？管委会成员们吓坏了：是的，他们争吵过，有人甚至还扬言要揍让-克洛德。但如果有谁以为在这种争吵和满门杀绝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，那一定是疯了！是疯了，警察们

承认说,尽管如此,这种关系很可能仍然存在。

至于科琳娜(记者们接到命令,不准说她的名字,只能说“神秘的情妇”之类),她的证词让人大为震惊。上星期六,让-克洛德曾到巴黎找她,想带她去枫丹白露他的朋友贝尔纳·库什内家去吃饭。根据尸检,就在几小时之前,他杀死了妻子、孩子和父母。当然,科琳娜对此一无所知。在森林中一个偏僻的角落,他也曾试图杀死她。她拼命反抗。后来,他让步了,开车送她回家,说自己病得很厉害,所以做出了这种疯狂的举动。星期一,当她得知屠杀的消息时,马上就明白了自己差点成为第六个受害者,她主动打电话报案,并打电话给库什内。但库什内说,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罗芒医生,他在枫丹白露也没有房子。

在费内,大家都认识科琳娜。她离婚之前曾在那里居住,后来才去巴黎。然而,谁都不知道她跟让-克洛德有交往,除了吕克和赛西尔。夫妻俩还由于这个原因对让-克洛德有所不敬。他们把科琳娜看作一个搬弄是非的搅水女人,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,什么话都说得出来。由于谋杀的假设越来越站不住脚,情杀的可能便刚好来补充。吕克回想起让-克洛德跟他说过的悄悄话。和科琳娜断交曾使让-克洛德情绪极为低落。吕克确信,假如他们恢复关系,她会让他的朋友发疯的:周旋于妻子与情妇之间,说谎把情况弄得错综复杂,再加上因病而

产生的忧虑……让-克洛德也告诉过吕克，他得了癌症，所以，他在巴黎由施瓦森伯格教授治疗。吕克把这情况告诉了警方，警方一查，发现施瓦森伯格教授跟库什内一样，根本就不认识让-克洛德。调查扩大到法国所有医院的癌症治疗部门，根本就找不到让-克洛德·罗芒的任何资料。

科琳娜通过律师，要求大家不要在报刊上说她是那个恶魔的情妇，只说是他的一个普通朋友。后来，人们得知，她曾把九十万法郎的积蓄交给让-克洛德，委托他带到瑞士，存在她的名下——但他没有这样做，而是把这笔钱转到他自己的账户上。神秘的非法交易最后简化为一场普通的诈骗。人们不再怀疑他是间谍或是大盗了。探员们认为，他利用亲朋好友的信任，骗了他们的钱。报刊上则说，这些人不敢声张，因为他诱骗他们所进行的这种投资是非法的：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费内的那些头面人物显得那么克制……这种暗示激怒了吕克。那些穿皮夹克的家伙不断地缠着凶手的这个“最好的朋友”，他们挥舞着采访证，把麦克风伸到他面前，想用一点小钱打开他的相册。他毫无例外地把他们赶出门去，免得他们玷污对死者的怀念。结果，大家都怀疑他偷税漏税。

另一些发现来自弗洛朗丝的父母克罗莱夫妇，他们住在安西，拉德米拉尔一家跟他们很熟。他们也把钱交



给了让-克洛德：首先是父亲的退休金，然后是父亲去世后卖房所得的一百万法郎，他们不单知道这笔钱（这是他们一辈子的劳动所得）肯定打了水漂，而且除了痛苦以外，还产生了一种折磨人的疑虑。结果，克罗莱先生瘫痪了：他单独与让-克洛德在一起时，突然从楼梯上掉下去摔死了。这个人是不是也杀死了他的岳父？

大家都在问自己：我们在这个人身边生活了这么长时间，怎么会丝毫没有怀疑？大家都在回忆：是否曾有过怀疑，是否曾有过什么东西能让人产生怀疑。学校管委会主席对大家说，他曾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年鉴上查过他的名字，但没查到。吕克也想起来，几个月前，当弗洛朗丝告诉他，让-克洛德在巴黎的住院实习医生考试中得了第五名时，他也曾想查一查。使他感到惊奇的，并不是让-克洛德的成功，而是为什么自己没有及时知道。为什么让-克洛德没有告诉他？问让-克洛德时，让-克洛德故弄玄虚，耸耸肩，说我不想小题大作，然后便改变了话题。一谈到他，他就岔开话题，这种本领真是了不起。他做得非常巧妙，让人浑然不觉，以后想起来，还会赞赏他的谨慎、谦逊和细心，他不想抬高自己，贬低别人。然而，吕克隐约感到，当他谈起自己的职业时，有些东西不对劲。吕克曾想打电话到世界卫生组织，看看他在那里到底做什么，但又觉得这种举动太荒谬。现在，